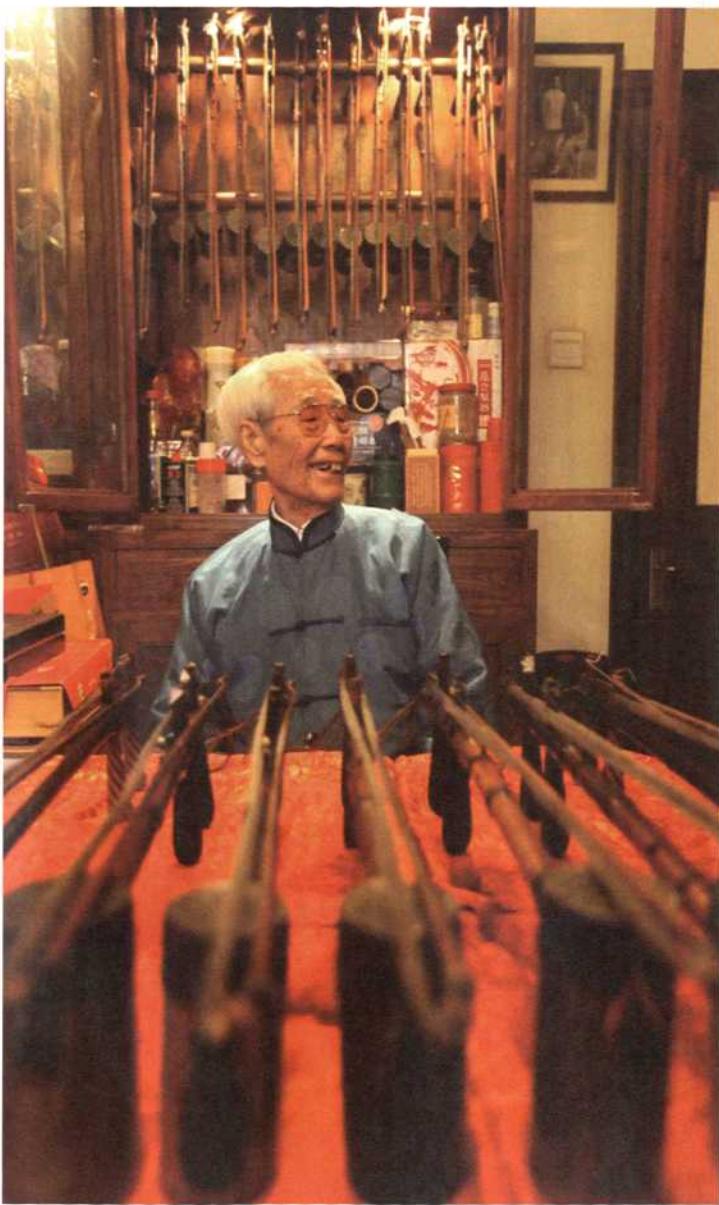


尘土衣冠，大师伎俩

——访著名京剧琴师姜凤山

文/冯 岚 图/张保旗



老爷子心宽，“文革”中多少把好琴送给爱琴的人了。毕生心血还留下这几十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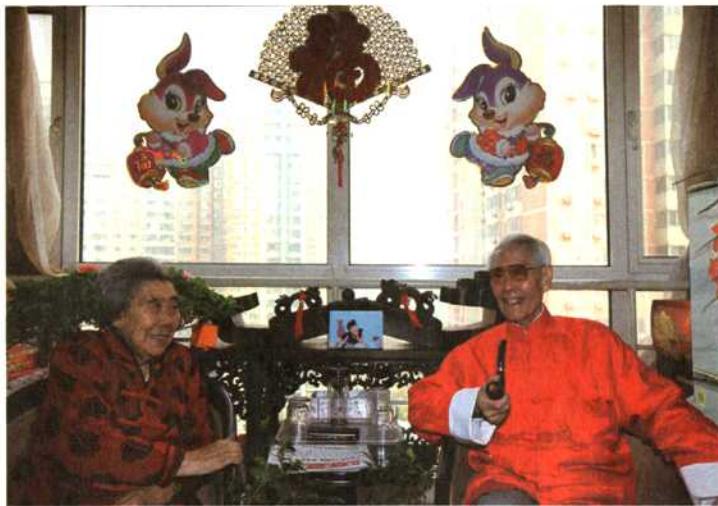
早年北京崇文门的地界，宽窄窄的胡同纵横交错。英子胡同是手帕胡同的一条分岔路，在这里有一家茶楼。每日下午两点开锣，一直唱到日落时分。茶楼门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“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”。什么叫“五城”？那时的北京划分为“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”五城，故叫五城。所谓“弟子”，就是指票友。每逢周六、周日，这里就热闹非常，座无虚席。

茶楼内阳光充足，窗明几净，桌椅一律是竹藤编制。门口桌子上立着戏规，里边插着许多条一寸宽窄的板子，板子上清楚地写着今天谁唱哪一出戏。

这一天的戏，有名票友关鸿斌先生的《托兆碰碑》。适逢关先生嗓子不爽，眼看要回戏了，趴在屋外窗台上看戏的姜凤山跳进了屋。8岁的他对上学无甚兴趣，对唱戏可是热情满腔。姜凤山向掌柜毛遂自荐：“孙大爷，我唱行吗？我就会这一出！”

姜凤山唱得不错。其实，这出《托兆碰碑》原是他偷学关鸿斌的戏。关先生见小孩直率坦诚自报偷戏，又惜他有唱戏的灵性，于是引荐姜凤山正式拜李福庆为师，算是正经人了行。

李福庆是唱花脸的，用姜凤山的话说，老师哪儿哪儿都好，就有一样，抽白面。姜凤山的父亲见李福庆孤身一人，常栖身在票房后台休息，于是接他回家，也便于给儿子说戏。同时，老父亲有意帮李福庆戒毒，每日用酒



幸福的老来伴儿

供养，以此遏制毒瘾。李福庆给姜凤山的开蒙戏是《芦花荡》。可惜没说上几出戏，他去通州演出，又发了毒瘾，这一回丢了性命。

就这样，姜凤山的学习经历也跟着多舛起来。他先去有“活曹操”之称的侯喜瑞家，听他给关鸿斌说戏，接着改投张鑫奎为师。

张鑫奎家有好几个学生在学戏。每天天蒙蒙亮，姜凤山已经从陶然亭公园喊嗓子回来了。他要先把老师家的厅堂打扫干净，尤其是中厅供奉的祖师爷“香炉大仙”的神像，老师最爱它。当院，学生们各自练功，有拿顶的，有拉云手的，也有踢腿的。说起最痛苦的是撕腿，姜凤山回忆说他总盼着计时的香快点烧完，可它似乎像大师傅刚抻出来的面条，没有刀口，连绵不断。

这一年里，姜凤山正经学了几十出戏。为他参加文林社的演出夯实了基础。6年之后，姜凤山倒仓了。

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，这位初露头角的花脸放弃了演员的行当，走上了琴师道路。有人说：原本他该大红大紫的。

做了琴师，还是爱唱戏。姜凤山仍然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公园喊嗓子。这时他的小嗓出来了。京剧旦角演员李世芳也喊嗓子，他可惜地说：“我要有你这小嗓，说不定也成梅兰芳了。”

本是想把倾心的钟爱藏在心底，哪经得住这样的撩拨。姜凤山又从琴师改了旦角。第一场《霸王别姬》得了个碰头好，姜凤山欲罢不能了。只是置办行头的费用过于昂贵，几场戏唱下来，不仅没有盈余，姜凤山父亲手上戴了几十年的镏子（北京俗称，指戒指）也变卖了。姜凤山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另有几个朋友规劝，好歹琴师是个摔不破又不需太多本钱的饭碗。这一劝，劝出了他改行的决心来。一个人的生命力，往往是在困境中滋长的。

拉胡琴的怎这么厉害？

在文林社演出的时候，姜凤山就领教过琴师的厉害。那一晚，他在大栅栏的广德楼有一出《探阴山》，搭的著名老生奚啸伯的班社。当天下午，夏天的日头照得路面泛着白光，十来岁的姜凤山从颐和园公园玩回来，又

热又累。一进家门，他就蹿上在院子当间的玉石桌子，倏忽间进了梦乡。一觉醒来嗓子失声，这可急坏了姜凤山和他父亲。好在老中医有妙招，让姜凤山吃了松花蛋和藏青果熬制的秘方。“好难吃呀！”姜凤山对那份滋味儿的记忆深刻清晰，说着似乎那碗黑乎乎的苦汤正摆在嘴边。

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果然，姜凤山的嗓子能出声了，只是远不如平日的宽厚、响亮。他打算找琴师商量，如果胡琴的调门能就合他，那晚场的戏就有救了。

“胡大爷，今天我嗓子哑了，调门能不能落点儿？”“啊？”琴师似乎没听见，用手衬着耳朵，示意耳背。姜凤山放慢语速，又大声说了一遍。胡大爷垂着眼皮：“哦，我这胡琴不能落。”语气平淡而坚定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

姜凤山直冒冷汗。“不许临阵脱逃、请假”是梨园行的十大行规之一。戏是非唱不可了，还不能打着折扣唱。“算是从头到尾嚎下来了。”姜凤山头一次注意到一个琴师对于演员的作用。

“拉胡琴的怎那么厉害啊？我就想，如果我拉胡琴，绝对不让演员受罪。”

行内的规矩：在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姜凤山的胡琴拉得再好，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。1942年，他在杜奎三家的四合院内，正式拜著名京剧琴师徐兰沅的得意弟子杜奎三为师。学的六场通透，吹（笛子、唢呐）、打（鼓）、弹（拨月）、拉（胡琴、二胡）、唱、笙、九阴锣。姜凤山从此作为琴师崭露头角。

在拜师之前，姜凤山的胡琴已经拉出了门道。缘由他有着让人倾慕的耳音和乐感，而反应的

灵敏，思维的深度也非一般人所及。

他起初只是拿着票友父亲的一把老胡琴试唱找音。不懂过门（一种连接曲首、曲尾或逗、句的唱腔伴奏），他溜在街上也能学来。那时花市的义和祥布店和启元茶庄门对门，仿佛商量好了似的争相放着京剧（唱片），多是梅兰芳和马连良的代表剧目。姜凤山每听完过门处，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，防止受市井杂音的干扰，把音调收人心神。撒开腿跑回家，拉出来的琴音与唱片里播放的几乎如出一辙。没法子，这就是天分了——你没有，我没有，就他才有。

姜凤山的义父是京剧武生演员马德成。起初，姜凤山找马德成之子马子明互相拉胡琴吊嗓子。马德成听姜凤山手音极好，开始一句句地给他说戏，方便为自己吊嗓子。后来，马德成干脆上台演出也用姜凤山的胡琴了。

与梅兰芳12年

新中国成立那年，姜凤山26岁。这一年，他走进了梅兰芳在护国寺的家。院门口两个警卫把他询问到心烦。一进门冲梅兰芳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您这儿大门可太难进了。”就这么，姜凤山第一次给梅兰芳吊嗓子。随后的12年里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危险的

演出任务和繁重的会晤，姜凤山是梅兰芳最离不开的人之一。

电影《梅兰芳》讲述的是梅兰芳和齐如山的交情，亦幻亦真；而这里记述的是姜凤山作为梅兰芳的首席琴师、近身管事和贴心朋友的真实故事。真实得情意浓厚而回忆绵长。

缘分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交结了生死难忘的情分。

姜凤山还在文林社的时候，就曾受过梅兰芳的恩惠。他所在的科班被卖到温州，山高水长，家长们纷纷找到北京梨园公社讨公道，纠纷难断，是梅兰芳掏了2万银元把科班买回了北京。

之后不久，梅兰芳在北京第一舞台唱《太真外传》。有段翠盘舞还需要外借8个学生扮花童，富连成、文林社各出了4名，其中有姜凤山。

这是姜凤山第一次跟梅兰芳同台，真是只剩仰望。他还记得台上曲子是《赏花颂》，徐兰沅（著名京剧琴师）拉胡琴、王少卿（著名京剧琴师）拉二胡，绝对是一等一的金牌乐队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原本姜凤山不爱且角，

“咿咿呀呀，嘀咕半天听不出唱什么，可等梅兰芳一唱，我就爱上了！那个漂亮劲儿别提了，引子、念白字字都清楚。”漫步在近80年前的记忆里，姜凤山还是

禁不住赞道：“太美了。”

原本梅兰芳的胡琴是徐兰沅，二胡是王少卿。能有这对琴师被多少京剧名伶羡慕。只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

日本投降后，梅兰芳在上海演出。有一出戏中板式变换，该哑笛转南梆子，王少卿转过来了，可徐兰沅没转过来。原本梨园行最讲究辈分。因为徐兰沅娶了梅兰芳的五姨，所以行内人都尊他为“五姨爷”，辈分高了，礼数就有了。戏唱完了，五姨爷生气了，饭也不吃。不仅王少卿陪了不是，连梅兰芳也跟着打圆场，不仅没有责怪，还自己检讨抖袖没抖在板上。这之后，徐兰沅封了胡琴，再也不拉了。

就这么，王少卿顶了胡琴，姜凤山拉二胡。

新旧更迭是自然规律。王少卿随着年岁增长，风湿性关节炎日渐严重，手脚并肿的时候就由姜凤山接替胡琴。其实，王少卿是有弟子的，只是每每上场就紧张，对于师父现场随性转调的拉法无法适应，听说因为过度紧张患了精神衰弱，离开了琴师的行当。

没几年，姜凤山就成了梅兰芳的第一琴师。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怕死，不去。”“梅兰芳都不怕死，你



建国后，梅兰芳几乎每一次外事活动、演出，都带着姜凤山
(左二梅兰芳，右二姜凤山)



右一梅兰芳，右二姜凤山

怕什么？”“那也不去，你去吧，凤山。”这是建国初，文艺工作者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之前，王少卿和姜凤山之间的对话。

在朝鲜演出期间，艺人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。其中有位相声演员，无意捡起了地上落的一只花蝴蝶，被炸死了。那是美国人制造的“蝴蝶炸弹”。

姜凤山也险些迷失在大山里。手电筒照去，四下都是黑黢黢的，连条像样的山路也找不到，幸好后来碰上坐在军车上的马连良，这才脱险。当时的战斗情况危急，艺人迁移，也要在夜间进行，陡峭的山壁令人望而生畏，那时候开车的司机都被封为“战斗英雄”。

即便是演出，环境也十分恶劣。山洞一挖，入地上百米，艺人们背着行头、乐器走下几百级台阶，地下大舞台活像蒸笼，艺人们就像在澡堂子里表演。

姜凤山记得一次露天表演，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贺龙和艺人们商量取消演出，梅兰芳觉得让那么多战士空等一场于心不忍。于是，他和周信芳、马连良等人撑伞清唱。为了保护乐器，临时搭了遮雨棚，没地方落座，

姜凤山等文场在狭小的空间里站着伴奏。

翡翠玉石无其光润，丝绸素绢无其细致。姜凤山的胡琴实在太好了，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，引来掌声延绵。但他又懂得收敛。不张扬才华是人生中的一种智慧，由此可见姜凤山的心智与胸襟决然不凡。可他的胡琴变化多端，一般琴师配合，跟随不及。

1958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炮击金门战役，打击国民党军队，粉碎其再次发动内战的阴谋。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兵在前线，梅兰芳决定去慰问。没有打算演出的梅兰芳只带了姜凤山一人。既在情理之中，又是意料之外，彭德怀希望梅兰芳能演上几场。姜凤山赶紧在福建周边找熟人，临时调拨了演员和文场。现拼凑的二胡琴师打了退堂鼓，他说：“姜先生这拉法儿，我真拉不了。”随后，又换了人，才勉强能开场唱戏。

那一次的演出，状况迭出。梅兰芳见现场气氛如火如荼，唱给“最可爱的人”当然倍加卖力。在《霸王别姬》中，梅兰芳比平日下腰多下了两寸，腰扭

了。他勉强坚持到演出结束。

姜凤山陪梅兰芳回到设在厦门大学的宿舍，赶紧找同行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请示，第二天的《宇宙锋》怎么演。田汉意思是回戏（已经公示了戏单，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角不能到场）。回戏可是大事，姜凤山又问梅兰芳意思。“别回戏呀，千八百人，咱回戏不合适啊。”

那一宿，姜凤山几乎没合眼，给梅兰芳一次次用药酒擦伤，又奔走在田汉和梅兰芳的住处转达示意。凌晨四点多，姜凤山回到梅兰芳宿舍，在外间瞪看了一会儿。天亮后，姜凤山还有着“捧场”的使命。

好比梅兰芳也有嗓子不爽，想降个调门的时候。姜凤山就用胡琴把他包个风雨不透。梅兰芳所有的行腔、吐字、用嗓、气口，都在这位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。

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定是相互的，所以说没有单相思的爱情，也没有零回报的友情。姜凤山对梅兰芳尊敬、钟爱，梅兰芳对姜凤山眷顾、仁义。

一次在音乐堂演出，赶上姜凤山患了重感冒。于是有琴师打电话到梅府，毛遂自荐：“凤山病了，要不您换人？我行吗？”旧时琴师都是傍角儿的，角儿是自己的饭碗，眼下可是明晃晃的行业竞争。

梅兰芳温和依旧：“你别管了，先把电话搁下吧。”即刻，梅兰芳拨通了姜凤山家的电话：“你怎么样？”“我有点发烧。”“你等着。”梅兰芳不说二话，派了他的私人医生和几针退烧药剂就到了姜凤山家。一针下去，病就见好。到了后台，姜凤山已经好人一样了。梅保急



姜凤山夫妇与六个女儿，前排右一是梅葆玖先生

匆匆买了橘子罐头带去剧场，见姜凤山英雄似的又挨了一针，赶紧喂上几口酸甜的橘子。惹得姜凤山眉开眼笑。

梅兰芳这才再给请缨的人回话：“胡琴问题解决了。这出戏是我和姜凤山设计的。我不能换人。还是凤山给我拉。”

古琴赠予有缘人

“意悠扬，气轩昂，天风鹤背三千丈。”姜凤山拉的胡琴，每一板一过门都好似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或出于幽谷，或腾入云端，余韵不绝。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，并放射出异样光泽。

《霸王别姬》中有一幕，讲霸王临江自刎前，不忘把乌骓马先渡过江去。没有乌骓马，百战不殆的西楚霸王也少了风采。同样，作为一名优秀的琴师，离不开几把好胡琴。

但凡好东西，大多来之不易。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。姜凤山也有几件宝，就是他手里的老胡琴。

民国30年，姜凤山在一家老字号胡琴店相中一把白紫竹的胡琴。挑胡琴，看重产地，俗语说：福建竹、宁波筒，指的是好担子多出于福建的竹子，而好筒则出于宁波的竹筒。白紫竹是极为罕见的，在福建也非常稀有。所以这一对白紫竹胡琴要三两金子。这对儿胡琴的音色颇好，宽亮又圆润，姜凤山看着极爱，可又买不起。他拜托史老板一定不能出卖，给他留着。

直到解放后的一天，姜凤山专程为了这把胡琴请史老板上丰泽园吃饭。“梅兰芳来了，我必须要这把胡琴！”姜凤山求琴心切，却赶上史老板是个结巴：“拿，拿，拿走！”史老板同意



珍贵的父女“合作”

把这对胡琴拆开来卖，姜凤山花了一两半金子，这才得来这把等了十几年的胡琴。

有一把上百年的老胡琴，是姜凤山专门用来给梅兰芳拉《贵妃醉酒》的。梅兰芳嗓门亮，只有这把胡琴调门宽，能显示出皇宫里的富丽堂皇，以及杨贵妃被唐明皇召见时的喜悦。“这把琴是老先生送我的。”姜凤山有位街坊，是拉胡琴的老先生，酷爱饮酒。姜凤山隔三岔五买了酒去看望。有一次探望，老先生眼看自己要离世了，对姜凤山说：

“那把胡琴你拿走吧。”气若游丝，说了几遍姜凤山才听清。真有古人“宝剑赠烈士，红粉送佳人”的气概。

姜凤山对胡琴的了解，从胡琴的取材、选料、泡制担子和筒子，以及蒙皮、刻马儿，不亚于一个专业的胡琴工匠。他对胡琴的研习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1956年，领略过梅兰芳艺术风采的日本人注意到了姜凤山和他的胡琴。日本人为姜凤山操办了两场个人专场音乐会。姜凤山弓法娴熟，速度极快，琴音铿锵悦耳。好琴加好手，一曲下来，令人终生难忘。当《夜深沉》在音乐堂大厅响起，令在场者无不

庆幸吾生逢其时，有缘得见。

音乐会后，姜凤山听一个日本音乐家说起，西洋乐器都是很干净的，不像胡琴担子上存着那么多经年的松香末（松香末抹在筒子上，起到增大摩擦的作用）。姜凤山回国后，找到精通西洋乐器的琴师杨宝忠问个究竟。发现泥糊在担子上阻碍了琴身的共鸣后，制琴师傅洪广源帮忙找到酒精和稀料。姜凤山又泡又洗地刷胡琴。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。

如果说姜凤山不是一般的琴师，还不只因为他在琴技上的造诣，更因为他对梅派名剧的修改增色。由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改编的同名京剧，每一句唱词、行腔、走板，都是姜凤山设计的。他一句句唱给梅兰芳听，一句句地再经梅兰芳唱诵成经典。

可以说，若无姜凤山的唱腔、情节设计，《贵妃醉酒》《洛神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梅派名剧的人物感情细腻、质朴中见俏丽、妩媚中显大方的表演风格，也不会如此盛行。俗话说：牡丹虽好，还须绿叶扶持。演员和琴师好比树叶与树根，鱼儿和清水，谁也离不开谁。